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下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湯茂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下

宋 袁樞 撰

契丹入侵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美梲来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勒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

德為王秉中原多故時入侵邊及按巴堅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按巴堅姓耶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按巴堅擊黄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按巴堅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别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按巴堅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

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拔巴堅帥衆三十萬侵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於彼自亡之道也安巴堅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拔巴堅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拔巴堅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安巴堅遣使隨高頎入貢且

求册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

行封册

均王貞明二年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

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

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

皇王以妻舒嚕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舒嚕

后勇決多權變安巴堅行兵御衆舒嚕后常預其謀安

巴堅甞度磧擊党項留舒嚕后守其帳黄頭錫伯二室

韋乘虛合兵掠之舒嚕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舒嚕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安巴堅以叔母事舒嚕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舒嚕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

諜主舉動訪馬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

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鄉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患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

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師其衆奔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焉及周

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舒嚕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舒嚕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

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犇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氊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

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

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

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

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

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

掠食盡自還然後躡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

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敵之衰臣請

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

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淶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敵衆吾寡敵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敵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敵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敵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敵則

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北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

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

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其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侵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

四年　初契丹主之弟實喇鄂博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朞年而釋之實喇鄂博帥其衆犇晉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犇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唐滅梁）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舒嚕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

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敵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

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茍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揺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敵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

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托諾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敵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

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周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敵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敵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侵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卧病己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夏閏四月甲午契丹侵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侵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　契丹出

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契丹攻新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侵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精騎充

斥饋運多為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侵恐勃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托諾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侵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侵　十二月己已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侵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從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為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美楞錫里来修好　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托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

慟哭曰我楚德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彼言楚德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托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

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巳契丹主按巴堅卒於夫餘城舒嚕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

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八月丁亥契丹舒嚕后使少子安圖少君守東丹與長子托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戊子幽州言契丹入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托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

天皇王托雲愠帥數百騎欲犇唐為邏者所遏舒嚕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舒嚕后為太后國事皆决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輙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斯默古内來告哀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犇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閒使説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

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

車帳八千乘来犇　十二月癸已以盧文進為義成

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

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

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

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

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横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為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托諾五月托諾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托諾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托諾以二千騎犇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税供軍食而守之　王晏

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撾揮劒直衝其陳

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托諾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特哩袞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饑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特哩袞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

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特哩衮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敵中驍將殺之則敵絶望不若存之以紓邊

患乃赦特哩衮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美楞濟蘇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敵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敵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穽竇以石灰明日召

敵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犇詔以為汝州刺史　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内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托諾突重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諾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托諾至大梁斬於市　夏四月契丹侵雲州　五月契丹侵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托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犇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托雲姓東丹名慕華

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特哩袞等皆賜姓名特哩袞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　初契丹錫里策稜與特哩袞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策稜契丹之驍將曏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

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
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
櫝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
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
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
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
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
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

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為尼

五月契丹使者多爾吉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策古錫里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策稜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抄掠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北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契丹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

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契丹来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孟知祥據蜀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内外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

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内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内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

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

前啟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劒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川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

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輙已誅之内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犇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

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三月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先是孟知祥遣牙内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廂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

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名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彦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彦珣犇還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

者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為節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

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緜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

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詰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因之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閱集民兵

皆翦髮黥面復於劒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隷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

又遣别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劒門則大軍雖来吾無內顧

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都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别將牙内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鋭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

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
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
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
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奬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
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
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
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
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

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駡不絶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　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

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丁未族誅董光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

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
揮使袁彦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徽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
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
史王弘贄温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
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劒門之南
還襲劒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
彦温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劒州而大

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劒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劒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劒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劒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

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内指揮使太谷龎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劒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劒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劒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劒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劒門徑據劒州堅

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𢰅還我軍失
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
憂危今廼焚毁劒州運糧東歸劒門頓兵不進吾事濟
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
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
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
楊漢賓棄黔南𢰅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
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

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劒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劒門乙未進屯劒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劒門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

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

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遣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

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宣徽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

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佗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劒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詔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劒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退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

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妷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

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劒州與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

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絶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

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議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劒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

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鋭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衂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

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

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
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
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
橋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内都指揮副使
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
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
元瓌牙内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
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

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于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

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

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

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彦銖為東川監押

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隠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

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

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隠

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

廷隠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

吾自領東川以絶仁罕之望廷隠猶不平請與仁罕鬭

勝者為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隠為保寧留

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

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

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李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

都總轄兩川牙内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劒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

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盧文紀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

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册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秋七

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啟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冝速立嗣君以絶覬覦豈可但相泣耶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

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石晉篡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

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恱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
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
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
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
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
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陰
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

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于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内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侵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

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内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狥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秋七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吕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

和親但求策稜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策稜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

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敵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敵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敵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吕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吕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耶琦曰

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危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已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初石敬瑭欲窺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吕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兹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

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来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

令忽有是命得非如令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令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遥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

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彦詢為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彦詢曰不知河東

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彦珣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彦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

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

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説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犇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犇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强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令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踈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悦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

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闕

六月

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廸將五

百騎奔河東　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

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隷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

曰願附奏陛下幸寛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悦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絶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北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

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彦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

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

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

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燿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悦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

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彦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敵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茍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

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晉陽人也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

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内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鋭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决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

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温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

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

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栢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册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已

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大赦勅命法制皆遵明
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
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
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
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軍城都廵檢使劉知遠為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
廣陜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
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

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契丹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劒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

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

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譎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

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内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敵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

大軍在近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况敵騎乎懿以白唐

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

月高行周苻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

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鬛皆秃死則將士

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

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

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旦暮

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

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
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
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
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
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
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
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
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

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
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
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
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
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敵過城下而
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
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
國家如此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

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

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已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

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决趙德鈞趙延壽南犇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

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舒嚕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幷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

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

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將發
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来徇義今大事已成我
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
不甚懼我令太詳袞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
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
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
别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
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

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豈可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彦饒張彦

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敵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

騎度河犇于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
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
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犇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
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
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
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
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
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

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

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犇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詳衮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

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環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環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冐寵獲辜帝許之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吕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六月左拾遺

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册禮使左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册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悦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别殿拜受詔勑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

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武英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

東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温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内都虞候平山秘瓊為腹心温琪與趙德鈞俱没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

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瓚為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瓚欲與之為亂瓚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瓚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

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

大赦　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鋭鋭恃恩專横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㑹延光病經旬鋭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彦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　丁酉以東都

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鋭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南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隷劉知遠當從

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從賓取内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

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横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廵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

在大梁温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衮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午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犇吳為人所殺繼英犇許州依温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犇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温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隷奉進其二隷符彥饒

奉進皆斬之彦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彦饒謝彦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

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

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餉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内有勁兵北結彊敵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

至汜水遇張從賔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賔走乗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犇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廵檢許赦王暉以為唐州刺

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犇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

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苻彦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頻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晋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晋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内職朱

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

朱憲汴州人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已已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

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苻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犇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梟獍惡逆不

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彦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慝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悦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来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

由是惡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遇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掠

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

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怨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刼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

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

楊光遠為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

故爾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

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

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滿達攻鄆州

以應楊光遠辛亥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

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三事並見契

丹滅晉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遥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勲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

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勲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刼其父出居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勲除滋州防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下